

笔走老美 肖复兴专栏

普林斯顿校园邂逅

星期天,赶上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典礼,便赶去看热闹。国外大学的毕业典礼,确实如节日一般热闹,并不只是颁发毕业证书的一个大会而已。它成了老少校友的一次聚会,就像我们这里的校庆。

普林斯顿大学的吉祥物是狮子,吉祥色是橙黄色。于是,满眼便是橙黄色,无论是风中飘动的旗子,还是人们穿的T恤,都是这种耀眼的色彩,旗子和T恤上无一不印着威武的狮子。早已是人流如鲫,大半个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人,便忍不住想起过去的一句老话:听到国际歌就能找到自己的同志。他们看到这种颜色和狮子,就能找到自己的校友。只可惜我不是他们的校友,看他们犹如隔岸观火,就像看南非世界杯的足球比赛,再热闹也是人家的。

在这群校友里,有很多老人,他们是从各地特地赶来的。看着他们白发苍苍甚至老迈龙钟的样子,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于母校的感情。母校和母亲这个词是对应的,在英语里和祖国motherland,也是对应的,都是和母亲连在一起的。以前,我曾经想,把祖国和母亲联系在一起是对的,学校也和母亲连在一起,有这样的感情吗?那毕竟只是短短几年的时光而已,纵使再美好,时间的短促,如同一瞬的烟花。

等我进得校园的时候,天色已近黄昏,人流渐渐散去,连教堂里的牧师在人们的簇拥下,都踏着夕阳步出校园。几乎像是大賽刚刚结束的球场,刚才的激情和欢腾,还在草坪和树丛以及空荡荡的舞台上,随着那里跳跃的阳光一起闪烁着不忍飘逝的回忆。

就在这个时候,一位穿着橙黄色T恤、戴着顶棒球帽的老人迎面向我走来,问我现在几点了。我没有戴表,便问同伴,告诉了他时间。他道了声谢谢,似乎并没有要离开我们的意思,而是接着问我们是不是也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。我们都告诉他不是,然后夸赞地对他说:我们没有您这样的幸运,能够从这个名牌大学里毕业。他笑了,话头便由此引开,如长长的流水一般汩汩淌来。

我这时候才仔细看了他一下,大

个别生活 易水寒专栏

怎么养的?

刘小胖找了个对象,迟迟不肯结婚。问其原因,答,女方人品还不错,只是有点寒酸。

这无疑是个欠扁的答案。不过,小胖同志乃本城名流,工农兵学商各界有头有脸的人士吃饭喝酒时都会招呼他一声。从现实角度考虑,若妻子举止猥亵不得体,的确堪忧。

我安慰小胖说,该女或因幼时贫寒,缺吃少穿,才落魄至此。既然嫁给你,就是要你养的嘛。女人的气质、言行、举止,即使先天缺失,也可后天养。多带她见识各种场面不就结了吗?

果然,小胖婚后其乐融融,妻子很快成了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贤内助。生存环境的安逸,再加爱的滋润,逐渐改变了那个当初被认为寒酸的少女。此为我亲眼所见活生生的一“养”之例。

俗语中有“穷养儿富养女”的说法,关键是这个“养”字。草根们骂街爱用“狗娘养的”,便是指责对方小时候没被养好。归结起来,“养”人既包括物质层面的,也有精神层面的。养男儿,需让其多吃苦头,多受累,多多体验生活之不易,激发其斗志,将来可以自如面对各种困难。养女孩,则相反。若条件允许,最好满足她各种要求,让其从小对物质没有欲望,长大后不是一间楼房、一驾宝马就可以诱惑得了的,在生活中亦可体面持家。《儒林外史》中,戏子鲍廷玺失散多年的哥哥来访。鲍廷玺打算买一只板鸭、几斤肉和一尾鱼,招待已是高官幕僚的哥哥。鲍妻出身于副省级(布政使司)家庭,虽阴差阳错嫁给演艺经纪人,但自小见多识广,教训丈夫说:“你这死不见识面的货!他一个

约六十多岁,个头很高,结实有力,年轻时肯定在学校里打过橄榄球。

他点点头说是的,在大学里能够参加橄榄球校队,是一种荣耀。然后,他告诉我们他上世纪六十年代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,他是学哲学的,那时候,只有一个工作机会,在内布拉斯加州教书。那时,那里非常荒凉,周围都是荒漠,没有什么人。

他做了一个摆手姿势,我不知道是表示无奈呢,还是表示那是一种值得骄傲的经历。在我的想象中,从这样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,到那里工作,如同我们以前的话剧《年轻的一代》里去柴达木,或者前苏联曾经流行的一部小说《远离莫斯科的地方》中的去西伯利亚。我一时无法理解他的内心,因为他将四十多年时光一下子跳跃了过来,他告诉我们前不久他调到布朗维斯克一所中学里教心理学。我知道,布朗维斯克就在附近,但我不知道他这四十多年是怎样过来的。我也不知道,萍水相逢,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几乎大半生的经历告诉几个陌生的中国人!

他似乎看出了我们的猜测,接着对我们说,毕业这么些年一直没有回母校,他今天以为能够碰到老同学,却一个也没有碰到。他特别想和他们说说毕业后这些年的情况,见到的却都是陌生的校友和比他要年轻几十岁的学生,而当年教过他的老师,不是老了,就是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我看他有些伤感。校园里正在人去楼空,而往事又如流水难以挽回,未来的日子在紧迫地做着减法而非加法,这种感情无处诉说而渴望找一个渠道流淌出来,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,是能够理解的。

老人告别的时候,说了一句话让我感动。他说:我最美好的青春是在这里度过的。之所以令我感动,因为触动了我曾经想过的问题:一个人在学校里的时间很短,母校和母亲能够联系在一起,也拥有这样深切的感情吗?现在我要说,有的,因为和青春联系在一起,学校才叫母校,才会叫人几十年过去了,依然想像回家一样回来看望她。

城市
部落
chengshibuluo

爱的风景 林一苇专栏

忘掉她,像忘记一朵花

严格说来,在爱斯基摩人生活的区域是没有花的,除非你把雪花也当作花。但是,爱斯基摩人分明是一个喜欢和陶醉于花的民族。花,举凡我们知道的花,千姿百态千娇百媚地生活在他们的心里。也许,比我们见到的所有花都要美。谁怀疑生长在心里的花比生长在尘土中的花更美丽呢?在加拿大冬天的极地里,经常可以见到行路的人,他们要去一个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捕获猎物。你走向前去,问他们苦吗,他们笑一笑,平静地告诉你,“不苦,花儿在等待。”你若问他们,“有什么话要传递吗?”他们会红了脸庞,羞涩地告诉你,“请你告诉她,鲜花在等待。”

头一个“花儿”,是他的心上人,他是为了她去捕猎的;后一个“鲜花”,是他心中的爱情,他要你转告他心上的人,他的爱情始终像鲜花一样在心中盛开。

红的白的黄的花,娇艳欲飞楚楚生动的花,会涌动波浪的花,会喧闹唱歌的花,霎时在他眼角的微笑里铺满雪白的一望无际的土地,他们的脚下顿时暖了起来。

听爱斯基摩人谈爱情是一件温暖的事情。在他们的口里,你听不到一句抱怨,有的只是甜美的忧伤。他们坐在你身边,仰着脸给你讲爱情故事,那种神情分明是面向苍天的自言自语。他们每人心中都有一个人,他们大多数是一见钟情喜欢上了她,然后,靠夜里偷偷往她家门口放鱼、放熊皮——这是他们能找到的最珍贵的礼物,来表白。如果他贫穷,如果他觉得不能和她生几个孩子并保证一家人幸福,他的爱就是永无止尽的长



夜——从此后他会默默爱她,默默追随她,以她的幸福为幸福,以她的痛苦为最大的不幸。而且,他把爱情埋在心里,一辈子,一辈子也不表白。

走在北极千里万里的雪地里,世界没有了声音。你遇到一个人,他给你谈他的爱情。他的爱情故事让你热泪盈眶,但你向他问她是谁时,他坚决不说,这是他的爱情守则。他一辈子也不说。然后,他走了,走向千里万里的雪地里。

“你会忘掉她吗?”我问。

“不会。我知道不会。”他笑一笑。

“如果她结婚了呢?”我问。

“她幸福吗?”他很紧张地问我,眼睛里充满无助。

“也许吧。”我不知道怎么说了,在这个纯净的男人面前做这种残酷的假设,我的心微微的疼,但是我仍然继续说,“既然结婚了,她应该是幸福的。”

“那我忘掉她。”他笑一笑,眼睛有点湿润。

“你能吗?”我小声问。

“我们这里有一句话,是专门为这种爱情说的——‘忘掉她,像忘记一朵花’。”他说着仰着头看天空,不让眼睛里的泪水流出来。

2006年,巴西发行了一套玫瑰邮票,取名为“黑夜里闪光的爱情”。据说,这套邮票是赞颂那些钟情重情的男女的。巴西的邮票设计者知道爱斯基摩人的爱情守则吗?其实无论哪块土地,都有痴情的钟情的人。是他们的存在,让我们脚下的土地湿润,而我,怀着虔诚的心情,为他们祈祷当下的幸福。路很长,脚很冷,命很薄,放下吧,忘掉她,像忘记一朵花。

纸春秋 路也专栏

飞行记

我妈一直拒绝坐飞机。她的理论是,天上是不安全的,水上也是不安全的,人生来就是陆地动物,只有脚踩大地才踏实。我一坐飞机,她就紧张,不管地球哪个角落掉一架飞机,她都能在第一时间知道,并能准确说出所属国家和航空公司、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飞机型号和人数。只要提出陪她乘飞机旅游,她就背诵出这些资料来吓我,并质问“你安的什么心”。黄昏在家门口散步,看见飞机从小区上空飞过,她的目光充满同情,“天都这么黑了,还呆在天上。”

从今春开始,我就酝酿着怎样把我妈劫持上飞机。我偷着抄下了她的身份证号码,某天,我在电话里向她发通知:“你说过想看世博会,我已买了往返上海的机票,明天一大早的航班,机票花了三千多,不能退。”我妈在电话里呆住了,先是沉默,接着有气无力地答应,“只好去坐吧,豁出去了。”

在机场,我提醒她如果紧张,就吃速效救心丸。不料,她竟反过来嘱咐我登机后不要通过言谈流露出她是第一次坐飞机,免得让旁人笑话。

站在机舱入口的女乘务长笑脸相迎,胸前小牌上写着一个男性化的名字,姓和名两个汉字搭配得有趣,姓并不太多见,但姓正好是名的一个左偏旁。机型是737-800,座位是23A和23B,入座后我妈很老练地系上安全带,压低声音轻描淡写地说:“跟坐动车一样。”飞机起飞后,她把头扭向窗外看云,乘务员来送餐和饮料时,她不太感兴趣,我劝她喝杯茶,反正飞机上有厕所,提议可趁机参观一下厕所。我妈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,“我不去。”同时轻蔑地斜睨着我,使我感觉自己才像个第一次坐飞机的乡巴佬。坐椅靠背上的广告是某玉米油和润肺梨糖膏,我妈不肯跟我聊天,我只好盯着它们傻看了一路,甚至把联系业务的电话号码都背过了。飞机快降落时,才想起翻看免费的英文版《中国日报》,看见上面登了持枪杀人



集、散文随笔集、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。
路也,毕业于山东大学,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学院,著有诗



八本书,写过很多短文,密集反映时代进程。
易水寒。七零后,河北人,现居长春,供职于某媒体。出过